

你我他

私人语录

长发构成的故事要素

| 陆文勤 文 |

去折腾头上像枯荒秋草般的几根头发时，才意识到是要过年了，似乎每年过年前，都要在头上这块田里吐故纳新一番。

数数我经历的发型，洗、剪、烫、染，短的、长的、中长的、板刷的、齐耳的，锡纸烫、陶瓷烫、离子烫、空气烫，冷烫、热烫各种烫，童花头、削削头、蘑菇头、波波头、波浪头以及满头卷毛成儿子唤作的“方便面”头，从多年来假小子、假淑女地各种折腾，表明着我对自己的头发不是个专情的人。

童年时的发型，永远是母亲的“两剪刀”咔嚓出来的，一剪刀是把刘海齐额剪平，再一剪刀是齐耳剪平，形如俗话中的“马桶盖”或半囊“西瓜皮”，那时是最羡慕别人有长辫子扎蝴蝶结，那是最早定格在我心中最最体面的发型。稍懂事，有点儿爱美了，老姐会用火钳在煤炉上烧红了替自己、替我卷刘海，“嗞拉”一声升腾的枯焦白烟中就氤氲了美美的想象，不小心烫上额头起泡了，就用头发拉下密密挡住，以攻守同盟住母亲的呵斥。

高中时，有小心思了，经常课上课下拼命地揪额头上的一撮毛发，一根一根地扯卷了，好在那时的头发如萋萋芳草般春绿着，连根扯落一把亦无伤大雅，期待窗前走过的那个心仪的男生是否会多瞧一眼，现在回想，要把额前这撮“多梳”（方言：即刘海）扯成蓬松一团是有多少的情实在开放哇。

大学时，基本是顶着“小鹿纯子头”的发型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风靡全国的日本连续剧《排球女将》中女主，发球是“旋转日月”，扣杀是翻了跟头的“晴空霹雳”和旋转着身子在空中再扣成“幻影旋风”的小鹿纯子，她的发型就是将头发披散开，然后在头顶左右两侧各扎起一缕。这发型成为了时尚风行的潮流，女大学生则在箍那两缕头发的皮筋上动足了脑筋，比如很显眼的挂两个圆球或丁零当啷的小花饰。我特别中意因自己的姓而被同学唤作“小鹿”，四年里一直钟情于这发型。这发型里还藏着小小的秘密，那就是我一直悄悄地做着效颦着“超级mary”的东施。

大学的传统里，同乡老生会特别热情地待见新生，同系同岁却大我两级的“超级mary”渐渐成为我的偶像和闺蜜，上课之外的时间里，我们经常影形不离。那时的她有一头茂密的头发，也是梳着“小鹿纯子头”，特别清纯美丽，这也收获了我之外还有很多学哥无限艳羡的目光。只是好奇她很在意她的头发，掉落几根就特别紧张，后来，我们的私语里，才知她惨痛自卑的高中生涯：一个小女生，突然遭遇大把大把的脱发，只能戴着假发上学，在课间操的推搡奔跑中，假发套唐突地被挤落在地，秘密曝光的瞬间，在同学哄然大笑里，时光静止了，世界寂静无声了，她的世界坍塌了……大学里回归的秀发和美丽，让她成为了学哥们的“君子好逑”，“好逑”方式之一是，有学哥经常接近我，问的却是她的事儿，有意无意地让我传递某种蓬勃的信息。这让我有点小伤害有点小兴奋又有点小憧憬，伤害的是我只是一个影子，兴奋的是我传递的信息可以根据我的好恶先行甄别，憧憬的是会不会有个学哥像琼瑶小说中的故事，后来爱上我这个丑小鸭、灰

姑娘，只是，琼瑶小说中的情节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后来有近十年光阴，一直长发飘飘着，那是一种“待我长发及腰”长发为君留的意韵，是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的感觉。在我看来，“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”的意境是需长发衬托的。想是这样想，在日常的匆忙中，往往是手指当梳，没那个时间那个精力来云鬓轻梳，蛾眉淡拂的。长头发，还是构成一个故事的要素：那就是冰雪聪明、长袖善舞的古美人和腰佩宝剑的忠勇大将军，在荒凉大漠、冽冽寒风中海誓山盟地老天荒时，他们的头发都是短不得的。所以留一头长发，把它卷了、烫了、染了、扎了，都是一种念想一种情结。

先生经常用他爹我公公的至理名言教育我，要我拨顺自己的一头乱发：“人走出去，要的是头面。”八十岁的公公出门，依然十分注意“头面”，花白的头发总是梳得油光锃亮，用水抹得滴滑溜顺的，倒是清清爽爽，十分的离退休干部气派！

正常情况下，我会一直追随一个理发师，那是经过时光积淀后的一种信任和信赖。我不喜欢那种理发场所，都是年轻的店员，女娃子个个打扮得比较撩人，男娃们小鲜肉得太蓬勃，那种气场会压迫得人喘不过来气来，然后给你洗头兼带按摩时，柔声细语，莺莺燕燕地“嬢长嬢短”把你的心叫酥叫软，于是，你不好意思了，腰里的荷包就会好意思地被各种优惠卡、护理品给打折瘪掉，特别现在只需带一只手机，支付宝或微信支付，手关节摁密码的时候，十分洒脱，十分无节制，仿佛划出去的是隔壁老王家的钱。

虽然知道烫发染发，会十分伤害头发，但爱美之心让人依然赴汤蹈火。看来，女人对美的热衷追求从古至今都没有减退半点温度。比如，欧洲中世纪的宫廷贵妇会使用诸如白垩、含铅化合物甚至含砷的砒霜来美白肌肤；会长期压迫束缚身体，以突出纤细的腰肢，以便穿上洛可可风格的蓬蓬裙来让人啧啧称奇；护肤品营养品里有各种激素，大家都用得挺高兴挺乐意。漂亮性感的追求，是会让人忽略伤病病残风险的。

有时对爱美之心的不理解，还会把人心伤空伤透。想起曾经有过把上初中的熊“押”回理发店，让再剪短一点头发的行为，觉得特别不近情理、特别愚蠢、特别后悔、特别心疼、特别自责，其实孩子头发长一点难道真的会变坏？当时当景中的家长为何那么的草木皆兵那么的审美反应强烈？

同在等待的一个男孩说起他们大学时，同宿舍的信誓旦旦相约了一起去剃光头，但最终也没剃成，他说，这也是需要勇气的，青春时光里没有疯狂这一回，还是有点后悔。突然奇思妙想了一个场景：如果大街上晃的都是亮锃锃青光光的头，这是怎样的一种景象？

因为去健身房，每天洗头时一把一把脱发成心惊肉跳，才把长发剪短了。但我这半老的大娘心中，依然还想有一头风情万种的长发。所谓的“剪去三千烦恼丝，化做自得一微尘”，那是与晨钟暮鼓、青灯古佛相牵连的，那么，俗世中的我，还想趁头发尚未彻底荒芜，再折腾折腾，也许，这也是红尘里别样的执着和贪爱吧。

荻花意浓

| 董文玲 文 |

微信聊天，好友发来一张照片，那清晰明亮的画面，竟有着摄人心魄的美。

碧蓝澄澈的天幕下，一丛高低参差的荻，用近乎虔诚的姿态仰望天空。那是秋日里花意正浓的荻，它们的茎、叶和花在阳光的照耀下现出一片金黄。这金黄与那碧蓝在一瞬间定格成永恒，你只需望上一眼，便顿觉世事如落花，心境自空明。

原以为这是好友晴日里刚拍的照片，心下羡慕不已，不料好友却说那是几年前在外地拍摄的旧照，还说在这晴日里对往日的怀想，正是恼恨于这烦人的疫情。读毕，于我心有戚戚焉，我又何曾不是在城内憋闷了太久了呢，想来不知已经错过多少这般美景！

在怅惘中，我的思绪如荻花般飞扬，眼前不禁浮现出一幕儿时的情景。

在那通往小学的山路旁，有一条宽阔的水渠，水渠里的荻秆高大，荻花正开。有一个瘦小的身躯，曾多少次伸手朝向那蔚蓝的天空，细窄的指缝间，阳光刺眼，荻花蓬松。她拥它们入怀，走上回家的小路，不在意鞋湿脚滑，不在意荻花迷眼，只觉心中有无尽的欢喜，只觉那道路宽敞又满溢着幸福。在高远辽阔的天地间，她用柔美清亮的喉，唱出那悠扬动听的歌。

“我那故乡的小路，是我童年走过的路，路旁盛开的小花，给我欢乐和幸福……”

不期然，自己已被这旋律包围，只是这歌声干涩，这泪眼婆娑。原来那份儿时的记忆从未走远，原来那个小小的她一直都在，且早将希冀在心间深埋。

那个小小的她曾天真地以为，天空虽高远，但伸手处即为美好的将来，所以她要歌唱生

活，拥生活入怀。可是，小小的她不知道，七苦常与人相伴，世事总难遂人愿，那些曾经朵朵鲜花般的愿景，一经遇见今朝的阳光雨露便会落了一地，有如凋零的心。

然而，多年后，小小的她终将会明白，长大后的生活，即便不顺不遂、七零八落，也仍要继续；小小的她终将会明白，那双曾满以为可以抓住一切美好的手，到头来常会空空；小小的她终将会明白，有一种放下叫成全，有一种失去叫懂得。

好友说晴日里的荻花确实好看，朴实无华又温柔娴静，只在僻静处默默地开。我深以为然，想到，那夜晚的荻花定会是另一番景象了吧！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，诗人笔下的荻花从千年前的幽暗处向我袭来。

但见那浔阳江头，荻花寂寂，冷月高悬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，正在低眉信手续续弹奏她的落寞与幽怨。那声声回响犹如珠玉从冷寂的荻花上掠过，再向四处飞散，然而荻花不语，清风无言，唯余江水清寒，妆泪阑干。

只是她不曾意料，那在寒江与冷月间百转千回的心声，终究遇见了归处。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，这一声慨叹犹如一声巨响划破岑寂的夜空，经久不息，亦如绚烂的烟花金菊怒放般照耀古今，穿越千年。从此，荻花向晚不再寂冷，从此，清风明月不嫌夜寒。

时光在黑夜与白昼里穿梭，留下斑驳的光影，犹如指尖在黑键与白键间滑行，奏响多样的音符。而无论光影还是音符，都将告诉我们，只要不忘却那颗美好的初心，总会有梦想照进现实的刹那，在刹那时光的罅隙里，就会有西风吹来飞花如雪，就会遇见荻花遇见你。



飞雪迎春

摄影 苗青